

第十五本

卷二十五

藝文上三

25

府

序

雜著

卷二十六

藝文上四

58

府

詩

卷二十七

藝文上五

10

府

賦

嚴州府志

笑廬署

嚴州府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 序 雜著

重修圖經舊序

宋 董 弅

周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周知其數要漢得秦圖書具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強弱處光武中興按司空輿地圖以封諸子歷代倣周遂以職方名官至唐立制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國朝定令閏年諸州上地圖大中祥符四年詔儒臣修纂圖經頒下州縣俾遵承之距今百二十有八年矣其間州名有更易軍制有升降戶口有登耗賦稅有增損旣皆不同而又艱難以來州縣惟科歛

是急趣且目前閏年之制寢以不舉蓋職方之職廢也紹興七年奔來承乏嘗訪求歷代沿革國朝典章前賢遺範率汗漫莫可取正詢之故老則曰是邦當宣和庚子盜據之後圖籍散亡視他州尤難稽考乃喟然曰惟嚴爲州山水清絕有高賢之遐躅久以輯睦得名今因嚴陵紀號自唐爲軍州事藝祖開基有命太宗爲睦州防禦使先帝政和中悉褒錄祖宗潛藩之地詔升其事爲節度旣而出節少府以授今上嘗以親王遙臨鎮焉其後繼世以有天下實似太宗蓋是邦兩爲真主興王之地其視少康之綸漢文之代有不足道則地望顧不重哉而况歷代以來文人

才士間出於其地偉賢鉅公來爲牧守者相望也庸可以
勿紀乎於是因通判軍州事孫傳有請乃屬僚屬知建德
事熊適州學教授朱良弼主建德縣簿汪勃主桐廬縣簿
賈廷佐及郡人前漢陽軍教授喻彥先相與檢訂事實各
以類從因舊經而補輯廣新聞而附見凡是邦之遺事畧
具矣豈特備異日職方舉閏年之制抑使爲政者究知風
俗利病師範先賢懿績而承學晚生覽之可以輯睦而還
舊俗宦達名流玩之可以企高風而勵名節詎小補也哉
至於紀錄尚或未盡則以俟後之君子

重修圖經序

劉文富

先王盛時封建未壞井地旣正疆理修明千八百國之廣各有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地域大司徒所掌是已且司徒掌邦教之任而乃下兼職方之事其亦有說歟蓋民之情性有剛柔輕重遲速不同不辨其宜而施教焉則有捍格而不相入者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逮秦人罷侯置守亦各有圖漢人入關所收財知扼塞而已司徒辨五地十二壤而施十有二教之制無有也漢氏去古未遠不能復先王之制而郡國雜治况後世去先王益遠而曰復古不其疎乎國朝沿唐郡縣之舊而其經理視唐尤爲盡善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詔獎翰林學士

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由是圖籍大備而嚴之爲州
自東漢建安中至是適八百年矣其遷徙廢置詳載於經
郡有板本中更遺漏不存淳熙甲辰太守陳公公亮下車
之初憫其廢墜而未暇也逾年時和年豐百廢具舉課最
之餘因取舊經命文富訂正之將再鋟諸木竊惟此邦之
俗舊號輯睦因以名州可以無事治不可以多事理所謂
安於簡易之政擾之則生事是已自公至開府將再期矣
一以寬政理惟頑民黠吏始繩之以法故邦人甚安之因
其俗而施其教公已得之此其大可書者若夫民數之登
降財賦之盈縮軍籍之去畱公館之興廢是則因之否則

革之特其粗耳故書其大者以告後之爲政云

新定續志序

方逢辰

郡之有志所以紀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生所
宜也嚴於浙右爲望郡而介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瘠上
不受潤下不升鹵雨則潦霽則槁厥田則土淺而源枯介
乎兩山節節級級如橫梯狀其民苦而耐其俗嗇而野其
戶富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蠶而入帛
官兵月廩率取米於鄰郡以給而百姓日糴則取給於衢
婺蘇秀之客舟較之浙右諸郡其等爲最下下而嚴之所
以爲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以雲

山蒼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也郡志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爲之訪蒐以補其缺編削訖事走書屬予序予謂嚴爲我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建旌之地今皇儲賜履之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氏皆欲究知之矧惟天子勤恤民隱凡州牧之出辭入覲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萬一也

宋司諫王公諫稿序

元揭傒斯

君子當國家多故之時身負言責居朝廷之上拾遺補過

獻可替否務引其君於當道真諫官也其言縱不能盡行
於當時猶足以垂範於來世此君子之所以爲貴也求之
後代蓋得宋南渡時司諫瑯琊王公公諱縉字子雲登崇
甯五年進士第由歙州法曹十二遷爲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右司諫終常州太守則三品服有諫藁四十一卷得
於其六世孫其言國家大體之所關風俗之所繫時務之
所急切而不激直而不厲懇惓備至上足以感動人主下
足以激昂百僚視世之排陷攻擊張皇猛厲取一時之能
名構無窮之深禍以毒亂國家者直豪僕悍婢耳蓋深得
程伯子之遺意故高宗嘗稱王經論事可思夫能使人主

稱其可思豈有不能入人之深者可謂知時而善諫者矣
嗚呼諫豈不欲切而激直而厲哉顧其時有可有不可如
上有漢武帝汲黯之直可伸矣上有唐太宗魏徵之言可
盡矣以高宗之爲君宰相欲退李綱則退李綱欲用秦檜
則用秦檜欲殺曲端岳飛則殺曲端岳飛及胡忠簡上疏
乞斬秦檜王倫孫近則連貶竄矣惟王公能從容論諫委
曲感動隨事而言乘機而應彌縫其闕冀其自悟以觀其
可故高宗信之然猶不容於賊檜僅免胡李趙三忠諫之
禍卒閤居二十餘年以終故善諫者必知時可諫而不可
諫可諫而不諫不仁不可諫而諫不智君子不爲不仁不

蹈不智因其時而已雖然遇事必諫臣子之大節非敢避禍而遠罪第不可爲國生事耳故於王公深有警焉

建德府節要圖經序

方回

建德府新定郡遂安軍節度今統縣六建德淳安遂安壽昌桐廬分水郡治建德縣當浙江之上游新安江東陽江之會天文南斗須女之分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時屬吳尋屬越屬楚至秦介鄣會稽兩郡間漢隸吳郡之富春縣丹陽郡之歙縣建安十三年孫權分丹陽郡之歙縣置新郡治今淳安晉平吳改爲新安郡至東晉皆隸揚州宋梁改隸東陽州尋復舊隋平陳廢新安郡爲縣入婺州而置

歙州仁壽三年卽新安故城置睦州大業初改睦州爲遂
安郡歙州爲新安郡唐武德四年復爲睦州而析桐廬爲
嚴州七年復嚴州復以桐廬屬睦州貞觀元年分天下爲
十道睦州隸江南道神功元年徙州治建德天寶元年改
爲新定郡乾元元年復爲睦州五代屬錢氏宋太平興國
三年錢氏納土隸兩浙西路先是太宗嘗以親王領睦州
防禦使政和八年升爲建德軍節度宣和三年平方臘改
爲嚴州遂安軍節度高宗度宗皆嘗以皇子領遂安軍節
度使咸淳十年升爲建德府其戶口之數紹興己未戶七
萬二千二百五十六丁一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四淳熙

丙午戶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七丁一十七萬五千九百有
三景德壬戌戶一十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七口三十二萬
九千二百有六權姦賈似道當國中外苟且玩愒版籍漫
不經意今兵火後未知登耗其物產之宜萬山叢蔽山居
八田居二往往樵薪爲生仰米旁郡地狹人稠土瘠民窶
浙西諸郡皆腴而此獨窮陋加以南渡都杭是爲西南數
百里之孔道舟車必由迎餞疲瘁而郡益乏皇祐指揮歲
爲婺州輸絹三萬六千匹婺歲歸本郡米一萬五千石戶
部督絹本郡以上征下歲無虧本郡督婺州米列郡勢相
侔負固不償而郡愈不可爲郡所以名於東南而望於時

者以嚴子陵之釣臺在焉而三朝之潛藩也真人有作六合混一乃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二月有六日闔郡官吏軍民奉前朝詔以郡歸附於大元聖朝武畧將軍兵部郎中王世英武畧將軍刑部郎中蕭郁偕來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寬書屢下弛征蠲賦民樂有生行中書省一政一令無非所以布宣今上好生之仁繼自今凋弊郡其有瘳乎

釣臺集後序

明
程敏政

予家新安往來釣臺下必登眺徘徊瞻謁祠宇見壁間詩版廡下文刻追慕先生之高風而談者猶以紀載勿完爲憾然先生豈以是爲加損哉近過嚴州始得觀同守鄜君

時用所刻鈞臺集十卷則誠完矣然猶覺有遺闕者提學
憲副鄭君廷綱太守李君德恢託予訂之因增入新舊記
文銘贊詩詞六十餘篇而識其後曰凡頌先生者言人
人殊竊意其有未究先生之心者夫生百世下尚論古人亦
徒據史家所記云爾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
孰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
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之頃謂帝差增於往
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至洛陽年
六十有八帝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
矣撫先生之腹而共偃臥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耶此

何爲者雖不忘於同舍燕昵之樂而無屈已下賢之誠宜
先生臥不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方委政侯霸
霸之家世素以宦者進又顯仕於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
霸反以手書坐致先生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
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罪乃共爲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
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
蓋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泰山奏祥
瑞頒圖讖於天下然則先生與帝所同學者何學哉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使先生爲諫議大夫於
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陋矣史謂光武通尚書

且有謹厚之譽其所爲若是何也蓋人每謹於微時驕於
既貴況貴爲天子而加以功成志得者則其輕士固宜然
士固有不能爲其所輕者先生是也三彝之德人心所同
立懦廉頑蓋有不期然者先生則豈有意曰吾將以是起
天下節義之風哉雖然先生以布衣不屈於萬乘光武始
終優容之至於寤寐不忘則其賢又於是乎不可及已惜
乎舊學荒落聞見弗廣無以副三君子之心客舟匆匆亦
不敢濯纓灘下以溷先生釣遊之處謹什襲歸之而獲附
姓名集中旣以自幸亦以自慙有不知其所云者矣